

隔天，希爾跟雷希還沒來上班，店長獨自坐在櫃台後面，琢磨今日代辦事項。

昨日突發狀況歷歷在目，這件事情也讓阿爾警覺，即使希爾今天不翹班，這間沙龍是時候擴增人手了，否則哪天有人意外不能到，又要陷入手忙腳亂的境地。

「奈洛，找人的事情有著落了嗎？」他看奈洛匆匆忙忙跑過來，以為是要交代這個，完全沒有預料到奈洛驚慌地說：「老闆老闆，早上的新聞插播你沒有看到嗎？昨天來代替希爾的那個男生，據說被同居人打進加護病房了！」

「蛤——？」阿爾大吃一驚，腦中瞬間閃過重重想法，像是碧絃已經有男友還要求他約會，以及昨天如果他有下車，碧絃是否就不會傷這麼重。

他甩甩頭，把亂七八糟的思緒趕出腦袋。今天仍然要開店，他當然無法拋下工作不管，所以選擇用電話慰問，看看情況就好。

結果接電話的人顯然不是碧絃，而是一個惡聲惡氣的男人，對阿爾咆哮：「你是誰？為什麼會有碧絃的電話，你跟他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我是碧絃以前在XX美容學院的同學，剛剛看到新聞，所以打電話來關心他。」阿爾用公事公辦的語氣回答。

「我(逼逼逼逼)你(逼逼逼)——」對方仍未消氣，他爆出一連串髒話，然後質問：「少假惺惺了，你就是害他進醫院的那個混帳人渣對不對!!!」

阿爾翻了一個白眼，不過是打一通慰問的電話，竟然就捲入修羅場內。是說，從昨天早上發現水電費暴漲開始，他接下來的運勢怎麼跟雪崩一樣背啊。

他說：「你把電話交給碧絃不就知道了。」

「哼！」男人氣pupu，但還是把電話交給碧絃：「有個自稱是你同學的人找你……」

「喂？」聽到碧絃的聲音了，很沙啞，很虛弱。

「碧絃，是我，阿爾。」阿爾起個頭，立刻陷入尷尬，又不能說「沒事吧」、「還好嗎」，都被打進加護病房了，怎麼可能好。要說「是誰打的」，他好像又沒這個資格，而且問了說不定徒增傷痛。

「我果然是個孱弱的omega呢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他就痛哭失聲。

阿爾聽著對方的哭聲，想起昨天分別前，他用帶有嘲諷的語氣說「請載這個柔弱的omega回家」，不知為何有點小愧疚。

就算他是一位放浪形骸的O，而他自己是個不在乎性別刻板印象的A，社會還是一樣運作，生理上的限制仍然存在。一個典型的、未經鍛鍊的Omega，面對Alpha的暴力行為，一點反抗能力也沒有。

俗話說傾聽就是最好的安慰，於是阿爾輕聲問：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」

碧絃抽泣著說出事情經過。

「那個男人是我現任男友，呵，我以為我們不過是砲友而已……他提出同居的要求，我沒多想就答應了，誰知道那根本是惡夢的開始。他會限制我的行動、不准我和以前認識的人聯繫、甚至連我的家人打電話來他都不高興。」碧絃邊哭邊說，「萬一不如他的意，他就會打人，隔天卻買禮物跪著道歉，然後某一天，再發生同樣的事情……我很怕，聽說他以前做過偵查的工作，他也威脅我說，就算我逃走，他也會找到我然後把我斷手斷腳……」

「最近他出差，我總算能鬆一口氣。剛好昨天你打電話來，我就過去幫忙。怎知他好像提早回來，發現我不在家，居然不是打手機找我，而是追蹤我到你的店外，然後就……」後面他泣不成聲，說不下去了。最開始接電話的男性取走手機，跟阿爾低低說一聲抱歉，把電話掛斷了。

聽完碧絃的遭遇，他感到極度憤怒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。

「他媽的快去申請保護令啊！」

同時，他也為那名A感到不齒。用暴力脅迫一個手無寸鐵的人，算什麼好漢。不過阿爾隱約覺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麼事情……

直到沙龍前方傳來雷希的尖叫聲，店長的思緒在一瞬間接起來了——碧絃的惡劣男友、暴行、昨晚報警、剛才接電話的人質問他是不是那個混帳——罪犯沒有被警察抓起來！

「匡噠！」在店門口，有個男人掐住雷希的脖子，把他的背壓上玻璃門，奈洛則跌在地板上，整個人蜷縮起來，抱著肚子抽搐。

「你們老闆呢？出來！！！」那是個一臉陰沉的肌肉兄貴，雷希一邊哭一邊拍打對方的手也沒能移動分毫。

店長衝過去痛斥他的暴行：「放開我的員工！」

那人立刻拋開雷希，二話不說朝他揮拳。

看到飛過來的拳頭，阿爾完全冷下臉，左手手背由內往外揮，打偏對方的拳路，然後翻手抓緊兄貴的手腕，另一手扯住他褲頭的皮帶，同時右腳貼地往前滑鏟飛對方的腳，接著阿爾壓低重心，給這混帳來個結結實實的過肩摔。

「碰！」對方是背部著地，後腦杓隨之重擊地面。就算沒昏過去也要暈上好幾分鐘。

這時候周遭早已充滿圍觀群眾，大家對著店門口議論紛紛，也有不少人掏出手機拍照。阿爾壓制著摔昏頭的兄貴，抬頭看到隔壁店家的店員小妹妹，馬上請她幫自己報警。

雷希揉著脖子，咳嗽幾下以後就恢復了，但是奈洛一直側臥在地沒有起身，讓兩人非常擔心。阿爾小心扶起奈洛，立刻心裡一沉，他看起來超級不妙，摀著胸腹、痛苦喘息，還有呼吸不順的症狀。這時候希爾姍姍來遲，她看著店長及員工三人，一臉慌張地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對於這個暴力犯罪份子造成的局面，眾人不由慶幸剛剛希爾還沒來上班。

※

警車和救護車先後趕來，店長必須和犯人去警局作筆錄，所以由希爾跟雷希陪著奈洛上救護車。在警局，那個混帳昏沉沉醒來，他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看著阿爾。從他的目光裡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惡意。

論拳腳功夫，粗估店長的戰力是對方三倍有餘，然而碧絃方才提過，那個傢伙疑似有什麼不乾淨的背景，如果他想要動用骯髒手段，還真是防不勝防。

警方很快確認這個人就是攻擊碧絃的犯人，那個罪犯完全不認為自己有錯，他歪著嘴說：「我擔心我家的O有什麼不對？」

「這位先生關心人的方式還真是不敢恭維。」阿爾冷冷嗆他，「我會提告，他對我的員工造成重大傷害，店門口的監視器畫面可以作證。」

突然，那個混帳說了一句讓人理智線斷裂的話：「你告呀？你一定不知道我家是什麼背景，我連關都不用馬上就能回家了，然後我回去會再好好教育碧絃的。」

阿爾差點當場捏碎警局的水杯，深呼吸幾次之後，問警察可不可以離開了。警方無奈表示尚有一些紀錄要做，期間，還要忍受來自人渣的冷嘲熱諷。所以好不容易捱到所有手續完成，阿爾

一走出警局，馬上火速奔回沙龍，拿出上衣胸前口袋的手機，打開熱騰騰的錄影檔案，結合監視器畫面一起上傳爆料公社。

有影片有真相，而且內容還這麼聳動，爆料公社的社員(?)們立刻在貼文底下蓋高樓。

「記者快來抄rrr」

「怎麼不打死這個蛆蟲！」

「去砸店還打輸也太廢了吧。」

「這渣男流放不流放都難，能不能關牢吧拖？」

阿爾一邊搭車去醫院一邊滑手機，原本留言方向都在預料之中，直到一條最新留言出現，之後就徹底歪樓了。

「嘩那個店長帥哦，哪家的找一天去朝聖」

「店長好帥+1」

「朝聖+1」

呃...阿爾這才接回理智線，上網爆料似乎太過衝動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，鄉民們快速找出沙龍地址，過沒幾分鐘連他以前讀了哪間美容學校、他的Alpha身份還有工作經歷都被翻出來。雖然說大家一副"哇，美容業的A"、"好罕見"、"野生的稀有動物"就是了.....。

相較於阿爾接收到「看珍奇異寶」的目光，網友對於出手傷人的傢伙就很不友善了。

「這個敗類之前好像上過新聞，等我找到連結就貼上來。」

「卡位。」

「找到啦!!!他爸爸是地方市長，媽媽是XX企業女強人。」

「據說因為是意外出生的公子，能力又不好。爸媽比較疼他的哥哥姐姐.....」

「不受寵又怎樣？就可以打人啦？可以砸店啦？廢物！」

鄉民們肉搜的不亦樂乎，挖出來的消息一條比一條勁爆。

計程車抵達奈洛所在醫院，阿爾暫時放下手機，趕往病房。

在走廊上見到哭泣的雷希，以及來回焦躁踱步的希爾，據他們說，奈洛目前轉到普通病房，但是還在昏迷，必須留待觀察。阿爾進去探視奈洛，然而護理師正在幫他換藥換點滴，四人病房裡有點擁擠，馬上被趕出來了。

外邊，軟萌的雷希正在對希爾發飆：「如果你沒有不負責任的蹣跚，老闆就不用去找那個麻煩精，也不會捲入今天的事件!!!」

希爾面帶愧疚，可是驕傲的她又拉不下臉道歉，只悶聲悶氣回應：「誰知道會發生這種事。」

「你.....！」

阿爾趕緊走上前去，雙手分別按住兩人的肩膀，「是我沒保護好大家。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團結，所以就別互相指責了。」飽受驚嚇的O很脆弱，他繼續勸導：「今天休店一天，大家先去休息一下吧，我會在這裡看著奈洛的。」於是他們惴惴不安離開了。

店長先聯絡奈洛的父母，然後在他們趕來以前，獨自照看昏迷的奈洛。

那個混帳不知道還有什麼奧步，阿爾覺得自己不能再單打獨鬥下去了，然而打開手機通訊錄，朋友同學們昨天都已經被吵過一輪，現在真不好意思再麻煩他們。他本身不是富二代，家裡屬於普通的中產階級，更不認識什麼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如今還真萌生一種求助無門的感覺。

「無論如何，我還有家人。」平常不管發生什麼事情，阿爾都會讓父母知道，家人之間感情不錯。雙親現在應該上班中，阿爾不願通話打擾他們，最終選擇傳訊息的方式簡扼告知這兩天發生的事情。

放下手機以後，阿爾突然注意有一道視線劃過這邊。他警覺抬頭，看見一個陌生的男人站在飲水機前面，偷偷瞄過來。那個陌生人沒有信息素，身材偏瘦，研判是個Beta。

阿爾確定自己與對方素昧平生，不曉得那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偷瞄。

兩人彷彿在暗自較量一樣互相瞄來瞄去，最後那傢伙受不了了，大步走過來，開口就問：「你是早上打電話給碧絃的那個男生對不對。」

這聲音……是接電話的人！

連著兩天諸事不順讓阿爾的火氣有點大，他雖然坐著比對方矮上一些，但氣勢完全不輸，由下往上瞪著這人：「怎麼？你要打我嗎？」

「呃、不是、我沒有，」Beta男後退兩步，「對不起之前接電話時口氣很差，可是因為碧絃是我的表哥，他出大事我也很慌……總之，早上很抱歉。」他詢問：「我聽碧絃說了全部的故事，那個人渣沒跑去你們那裏吧？」

店長才剛緩和下來的表情再次繃緊，一想到病房裡受苦的奈洛，忽然覺得一個過肩摔太便宜那個渣A了。

「他來砸店，傷害我的員工，」阿爾看著走廊上忙碌的人群，「所以我才會在這裡。」

「噢，天啊，我很抱歉。」

「他已經被警方拘留，應該不能再傷害人了。」

「是嗎？謝天謝地，」碧絃的表弟接著說：「我叫彼茨，那麼我先回去照顧表哥。再見。」

彼茨道別離去，阿爾的手機忽然響起來，一看，螢幕上有著未顯示號碼的來電，這絕對不是警方。他皺眉接通電話，對面第一句話就說：「阿爾先生，跟我在一起，我幫你解決這次的事件。」阿爾立刻反應：「不好意思，請問你是誰？」

「我之前和那個廢物有過一段…別提了，我對他的痛處聊若指掌喔，怎麼樣？」

「……不怎麼樣，謝謝提議，如果有人能幫忙我當然很開心，但是因為這樣就要把心交給一個人，很抱歉，我做不到。」他想了想，補充一句：「而且我根本不認識你啊。」

「開個玩笑而已，我好不容易分手，結果現在發現放生他，居然害到別人，所以想把人渣解決。」對方嘆口氣，「那麼廢物最害怕的就是——蟑螂。」

「……serious？」

「我是說真的！不是普通的怕，如果發現房間裡有蟑螂他會直接逃出家門，萬一被飛天蟑螂逼近會昏倒的那種!!!」

「……噢。」阿爾覺得，自己到底聽了三小。

「不好意思喔，要如何用蟑螂，讓一個人不敢再做壞事，我真的毫無頭緒。」

「唔……」大概也明白自己提出了多麼無俚頭的東西，神秘人改口說：「我有一些人脈，會盡可能讓他不要太輕鬆就獲釋。對了，阿爾先生，請你務必堤防他的家人，他們家人很臭。」

「很…臭？」

「臭屁、臭美、臭彈，隨你怎麼代入，外表打扮的光鮮亮麗，實際上一個比一個還要腐敗，以為錢能解決所有的事情包含學識與教養，可悲的是他們坐擁太多土地以及八輩子也敗不完的祖產，光是主動撲上去跪舔的那些狗腿，看到主子受辱了，沒人下令就會自己衝出來咬人。」

「這不是更糟了嗎。」

「但是你想想啊，這一切都建立在廢物還是家人的前提下呀，如果讓他失去這個小王爺的身份，狗腿們跑得比誰都還快。」

阿爾心累，怎麼一副被捲入宮廷鬥爭的感覺：「您自己忙吧，我這個市井小民還是乖乖走法律途徑就好。」

他正要掛電話，對方著急大喊一句：「等一下！你要小心他之後的報復...！」

「知道了，謝謝，掰掰。」阿爾態度非常敷衍地掛斷電話。這人打一通不明不白的電話過來，非但沒有解決問題，還讓人更心煩了。

阿爾靜靜坐在病房裡等待，直到奈洛的家人們慌慌張張跑過來，他的父母看見寶貝兒子昏迷不醒的樣子，在病床旁邊相擁哭泣，另外一位則是奈洛的Alpha妹妹，氣憤道：「太過分了！以為自己是A就無法無天了嗎？！」

她用各種詞彙痛罵那個人渣，阿爾暫時忽略她，轉而請他們父母照顧奈洛，「我一定會幫忙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的。」兩位中年人聞言，握著店長的手不停道謝。

家屬已經出現，阿爾也不好繼續留著。他原本想要離開醫院回沙龍處理事情，卻被碧絃的表弟彼茨攔住。

「阿爾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請問您能夠來看看碧絃嗎？」

「我去的話不會有問題嗎？」

「怎麼會？那個壞蛋都已經被抓起來了，而且……是碧絃聽到你在這邊，跟我千拜託萬拜託的。」

好吧，去看看也好，才不會心有罣礙。兩人移動到更高樓層，換上探病衣，進入加護病房。

碧絃被折磨地不成人形，他的雙眼周遭充斥又大又嚇人深紫色瘀血，一張俊臉已看不出原本的輪廓。他戴著脖子固定器，再往下，大量紗布與繃帶隱沒在被單裡。

碧絃勉力睜開腫脹的眼皮，對阿爾說：「幸好你沒帶我回去呢。」不然，會跟著受害的。

他頓時覺得喉嚨彷彿梗著什麼東西，很難受。

「沒事，他被我打爆了。」「咦？」

阿爾跟碧絃描述人渣來店裡找碴，然後被過肩摔一招解決的故事，碧絃笑了出來，卻馬上因為震動到胸腔而痛苦呻吟。

他正不知該怎麼辦，又看到碧絃意圖挪動他纏滿繃帶的手，「喂喂…你，先別亂動！」

碧絃費勁抬起一指，勾住阿爾的手，「你說，我怎麼就這樣錯過你了呢。」一滴淚水從他頰邊滑落。

護理師敲門進來，低聲提醒探視時間到了。

離開前，阿爾跟碧絃說：「好好靜養，等你好了我們再去約會吧。」說出這句話的時候，他心裡不再有「好麻煩」、「是個負擔」的想法，而是由衷希望對方開心。

碧絃愣了一下，然後露出燦爛的笑容——儘管那張臉滿是傷痕。

※

店長回去沙龍，處理客人預約，並且用群組訊息向所有會員發布暫停營業三天的消息。

讓大家好好休息一陣子吧，他想。只是三天後奈洛肯定還不能工作，而這條街上因為群聚效應，開了很多間美容院和美髮沙龍。阿爾看上隔壁競爭對手(的工作能力)很久了，特別中意一位

女性Beta設計師，外表像個銳利女強人，然而實際上個性體貼，和這樣的人共事一定非常愉快。

乾脆趁這個機會，先跟隔壁老闆把人借來，然後潛移默化挖角她。

店長打著如意算盤，推開隔壁美容院的門，找到老闆。

「大哥，早上我店門口發生的事情您也看到了吧？是這樣的，我們一位員工受了重傷，暫時沒辦法上班，我這小店一時間又找不到人，可不可以請您幫幫我？」

結果，老闆打死不肯，阿爾只好一邊跟老闆打太極，然後趁他不注意的時候順走櫃台上設計師名片，攢在手裡走出美容院，準備私下跟設計師聯繫。

「咕嚕~」肚子的抗議聲讓他意識到自己從早上至今粒米未進，現在大約下午三點，他去便利商店買碗泡麵現沖現吃，沒辦法，雖然擁有精湛的美髮手藝，廚藝卻完全不行。

草草果腹以後，他搭上公車，在到家的前一站就下車了。這裡是一個公園，平常因為生活重心幾乎全放在工作上，每天出門就直奔沙龍，下班後直接回家，反而不會光顧離家這麼近的休憩場所。在公園裡散散步或許可以放鬆心情？他這麼想。

公園裡人不多，有人推著輪椅讓老人家曬曬太陽，還有一些家長帶著小孩玩沙。

走著走著，一個圓滾滾的小朋友咚咚咚跑到身邊，突然對阿爾做出"加油打氣"的姿勢，表情還裝得很老成。

「嘆哈哈！居然讓一個小屁孩來安慰我。」他噴笑，不過心情也因此開朗許多。

最後，他一路走回家，簡單沖個澡就撲進被窩裡，秒睡了。

【ABO故事：水電費帳單驚魂記02 完 To be continued】

↓下集預告↓

鄉民的正義！啾唧大量發生中